

铁道游击队

知侠 著

铁道游击队

知 侠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道游击队/知侠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9

(人民文学出版社·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)

ISBN 978-7-02-007453-2

I. 铁… II. 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1803号

责任编辑:杨柳

装帧设计:何婷

责任印制:李博

铁道游击队

知侠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420千字 开本880×1230毫米1/32 印张16.875 插页1

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000

ISBN 978-7-02-007453-2 定价4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,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。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、规模最大、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,素有“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”之誉,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,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,汇集成“人民文学出版社·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”一次性推出。这些书目的选择,兼顾历史评价、专家意见、读者喜好,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,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,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。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,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。阅读或收藏,均富有价值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009年5月

目 次

第 一 章	王强夜谈敌情	1
第 二 章	老洪飞车搞机枪	18
第 三 章	合伙开炭厂	36
第 四 章	来了管账先生	52
第 五 章	政委和他的部下	66
第 六 章	小坡被捕	89
第 七 章	血染洋行	104
第 八 章	山里来了紧急命令	119
第 九 章	票车上的战斗	135
第 十 章	初会微山湖	151
第 十 一 章	夜袭临城	166
第 十 二 章	敌伪顽夹击	182
第 十 三 章	进山整训	198
第 十 四 章	出山	215
第 十 五 章	渔船上	232
第 十 六 章	小坡和王虎	249
第 十 七 章	地主	266
第 十 八 章	在湖边站住脚了	283
第 十 九 章	打冈村	303
第 二 十 章	六孔桥上	322
第 二 十 一 章	松尾进苗庄	339
第 二 十 二 章	站长与布车	356

第二十三章	拆炮楼	378
第二十四章	微山岛沦陷	399
第二十五章	她的遭遇	416
第二十六章	三路出击	435
第二十七章	掩护过路	452
第二十八章	胜利	473
后记	500
新版后记	505
《铁道游击队》创作经过	506

第一章 王强夜谈敌情

到过枣庄的人，都会感到这里的煤烟气味很重，煤矿上那几柱大烟囱，不分昼夜“咕吐、咕吐”地喷吐着黑烟，棉絮似的烟雾，在山样的煤堆上空团团乱转。附近人家的烧焦池也到处冒着烟。还有矿上的运煤车和临枣铁路的火车，不住地向天空喷着一团团的白云。这四下升起的浓烟密雾，把枣庄笼罩起来，人们很难看到晴朗的蓝天，吸到清新的空气，走到哪儿都是雾气腾腾。风从山样的煤堆上吹来，带着煤沙到处飞舞，煤沙细得打到人的脸上都不觉得。人们从街上走一遭回来，用手巾往脸上一抹，会看到白毛巾上一片黑灰。白衣服两天不洗，就成灰的了。下窑和装卸煤车的工人，在露天劳动的脚夫，就更不用说了，他们整天在煤里滚来滚去，不仅手脸染黑了，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。他们也不习惯时常去擦身和洗衣，因为很难洗得清爽。就这样，他们一年到头手脸黑，穿的黑，有钱人就叫他们“煤黑”。

旧社会有多少不平事！正是这些“煤黑”创造了枣庄的财富。那山样高的煤堆，是他们从深黑的矿坑里挖出来的，又是他们把煤炭装上火车，运往四方，供给工业的需要和万家住户的烧用。可是这些财富都被老财们掠夺去了，被鄙视和受苦的却是这些“煤黑”。日本鬼子占领枣庄以后，夺去了煤矿，许多有钱的先生们，在鬼子的刺刀下为敌人服务。又正是这些“煤黑”们，扛起了枪杆，成立了游击队，打击敌人。我这部小说就是写这些“煤黑”们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怎样对敌人展开轰轰烈烈的英勇斗争，他们在敌占区的枣庄、临城、津浦干线和临枣支线铁路两侧，把鬼子闹得天翻地覆，创

造了很多英雄事迹。这是后话，现在暂且从头谈起：

鬼子来了以后，中央军跑了，共产党组织了一批煤矿工人，拉到北山里，和八路军游击队汇合，坚持鲁南山区的抗日战争。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，和掌握枣庄及临枣支线敌人的情况，司令部派了两个精悍的游击队员回枣庄活动。这两个队员一个叫刘洪，一个叫王强。刘洪坚决勇敢，王强机动灵活。他们都是枣庄人，过去在煤矿上干活，由于自小生长在这里，他们对矿上和铁路上都很熟悉，还练出扒车的本领。他俩被派回枣庄后，山里的斗争就残酷起来，刚成立的八路军游击队，不仅时常遭到敌伪的袭击扫荡，而且还受到当地封建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排挤。在敌伪顽的夹击下，这支年轻的游击队经常吃不上，住不下，不得不四下分散活动。因此，有半年的时间，他们和刘洪、王强他们失掉了联系。以后，西边开来八路军一一五师两个主力团，打开了山里的局面，山里游击队才站住脚，司令部才又派人到枣庄和刘洪、王强联络。

这天傍晚，枣庄的烟雾显得更大，天黑得仿佛比别处早些。煤矿上和街上的电灯亮了。四下的烧焦池的气眼都在呼呼地蹿着火苗。远远望去，枣庄像刚开锅的蒸笼。煤矿公司大楼上和车站票房上的太阳旗，像经不起这里的烟熏火燎似的，在迎着晚风飘抖。西车站上守卫的日本鬼子的刺刀，在电灯下闪闪发光。

西车站下沿，就是枣庄的西郊了，这里有一个陈庄，百多户人家，大都是下窑的工人和车站上的脚夫，还有几家炭厂。这庄除了炭厂烧焦卖，各个住家也在烧，因为烧焦是死利钱，一百斤煤能烧七十斤焦，一斤焦能卖二斤煤钱。七十斤焦就能买一百四十斤煤，所以烧一百斤煤的焦，净赚四十斤煤。男人们下窑去了，女人们虽然忙着家务，但也会抽空在小屋旁边挖个坑，填上煤烧起来。天黑下来，这个小庄子，到处都冒着烟，地上到处都喷着火苗。因为这里和车站只隔一道小沟，车站上有鬼子，所以天一黑，街道上就没

有人了。

天完全黑下来以后，从庄西进来一个人影，绕过两个焦池，来到一家大门前。他把门推开，走进院子里。

“老王哥在家吗？”

“谁呀？”一个浓眉方脸的人，从有灯光的西屋里走出来，他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，眨着黑黑的小眼，向院子里的来人望着。他就是王强。在黑影里，他看到是一个穿着农村服装的人。

“我！从南乡来的！”客人走过来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说，“老王！你不认识我了么？”

王强嘴里咕嘟着：“是谁呀！”把头伸到对方的面前，仔细打量着，又把他拉到灯亮处再一看，“噢！”他扬着浓浓的眉毛，咧着嘴巴狠狠地噢了一声，双手抱住了对方的臂膀，把客人拉到屋里。

“啊呀！原来是你呀！老周！你怎么不早说呢？真想不到呀！……”

显然，王强对老周的到来，感到说不出的惊喜。他忙从袋子里掏出香烟，自己用火点了两支，把一支递到老周的嘴上，看看家人正在吃饭，他便拉着老周的手说：

“走！到那边炭厂小屋里去！咱们好好拉拉，回头找到老洪，咱们痛快地喝一气！”

两人出了门，摸黑向右走了十多步，在一个栅栏门边停下。老周往里一望，这是一个四周围着短墙的小炭厂。中间有个炭堆，旁边有些筐筛铁铲等工具。院子四周靠近短墙的地方，有几个焦池在熊熊地烧着。所以这里显得烟气特别大。老王开了栅栏门，他们走进一间矮小的黑茅屋里。

王强点上了灯，说：“这里还僻静些，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，我去找老洪去，马上就回来！”

老周知道这老洪就是刘洪，因为在一块时候长了，叫顺口了，就把刘洪叫成老洪了。虽然刘洪和王强的年纪差不多，可是都叫

他老洪，这里边也包含着尊重的意思。他俩被派到枣庄来以后，原是由刘洪负责，因为刘洪没有家，所以将联络点设在王强家里。

老周问：“老洪住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这里。”王强指着东边那个地铺说，“我们两个，都住在这里。有时我也到家里去住。”说着就出去了。

老周看看这小黑屋，确有两个地铺，临门一张小桌，两条粗板凳，屋子当中砌着一个火炉，窗台上有些锅碗盆罐一类的东西，显然他俩也是在这里做饭吃的。他和老洪、王强过去在山里，曾在一个连队里作过战。他看到这些摆设，想到刚才王强乌黑的面孔和满身的煤灰，他感到对方真成了一个地道的枣庄人了。老周不由得回想起在山里一道打游击的时节，初进山时，老洪、王强他们的脸也是黑的，以后用山沟的水渐渐地洗干净了，由于常睡草铺，衣服上的煤灰味换成枯草味了，只是在密密的布纹里，还有些看不出的煤灰，直到换上了军装，身上才完全看不到煤的痕迹了。唯一的就是眉毛黑，只有在那眉毛中间还隐藏着些微微的煤污。现在为了执行党的任务，他们又生活在这煤灰里了。

外边的夜没有山里宁静，火车在轰隆隆地响着，远处还隐隐地听到矿上机器的嗡嗡声，老周想到过去他们在一块的生活，他很想马上看到老洪。记得队伍一拉进山里，老洪就是连里出色的班长，以后被提拔为排长。他有着倔强的性格，个子虽然不高，可是浑身是劲，只要见到他发亮的眼睛一瞪，牙齿一咬，就知道他下了决心，任何困难都会被粉碎。有一次他们被敌人包围，他用一挺机枪掩护了整连的撤退。他倒在坟头上，打倒了十多个敌人，最后灵活地避开敌人的火网，安全地追上队伍。老周想到这里，他真想马上见到老洪，心里才感到松快。

不一会儿，王强回来了。一手提着瓶烧酒和一大荷包熟牛肉，另一手提了一手巾烧饼，放在桌上。

“找不到老洪！一到天黑，你别想摸着他的脚迹！”王强斟了两

杯酒说，“咱不等他吧！你也许早饿了，一边吃着——一边拉吧！”

“外边……”老周警惕地向门外望了一眼。

“没有什么！我进来时，把栅栏门扣上了，老洪回来会叫门的。”王强说着把门掩了，并笑着问老周：

“你啥时回来的？山里怎么样？”

“我回来四五天了，”老周把声音放低些说，“咱们山里的队伍已经整编，义勇军改为苏鲁支队，从枣庄拉出来的煤矿工人支队，编为三营，还是我哥周震当营长。因为鬼子常到山里扫荡，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的部队，又常跟我们摩擦，所以部队流动性很大，一方面防鬼子，一方面还得防这些反共的龟孙。你知道咱这个部队刚成立不久，武器还不齐全，活动的地区又小，因此司令部就派我回来，通过我哥哥的关系，在家乡活动。因为他在这一带威信很高，咱们三营又都是这一带的人，地方群众关系也好，我们计划在南山一带秘密地建立起一小块抗日根据地，以备咱们部队遇到紧张情况时，可以跳过来隐蔽地休整一下，再投入战斗。要知道敌人在山里扫荡得越残酷，插到这敌据点附近，就越安全呀！”

“对！”王强连连点头，“应该在南山一带开辟一下。以后咱们的三营过来，老洪和我也可以在火车上搞些东西，接济接济部队。说实话，屯在敌据点里也真想咱们的部队……”

听到王强说要搞火车接济部队，老周正嚼着一块牛肉，他笑着说：“那再好也没有了。山里的部队的确很困难呀！部队派你和老洪回来，好几个月没有音信，司令部很担心，生怕你们遭到危险。”

王强摇了摇头说：“没啥危险。只怪我们没有和上级联系上。可是，我们有啥法子呢？我和老洪都不识字，又不好找人写信，我们去吧，又不知道部队住在什么地方。”

“我这次出山，司令部特别叮咛我找你们联系，看看你们活动的情况怎样，还嘱咐如果你们和山里直接联系有困难，就到西南山

边小屯去联系，我家就在那里，离这七八里路。我那里经常有交通^①和山里联络。我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和你们接上头，了解一下你们活动的情况，好向山里做汇报。”

“这太好了。过去我们和山里断了信，可把人憋死了呀！像两个没有娘的孩子似的，我和老洪老蹲在一起喝闷酒。这一下可好了，今后有啥事，就到小屯去找你们和山里联系吧！”

说到这里，王强兴奋起来了，他举起杯子说：“干一杯！”两人就一饮而尽。

他们一边喝，一边谈。老周的脸色已有些红红的了，可是王强的脸色没有变，只是一双黑眼里有点水漉漉的。老战友分别大半年了，乍一见面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尤其是在这敌人的据点里会见，更不容易，再加上王强和山里失掉联系，现在接上关系的兴奋心情，所以两人就越喝越有劲。老周的酒量比不上王强，可是也喝得不少。接着他就吃烧饼。饭后，两人点上了烟，隔着小窗，望到外边，天已阴起来，老周转过头来说：

“老洪怎么还不回来呢？”

“他没个准，常常到半夜才回来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先谈谈吧，你们到枣庄后，这几个月来的活动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还是等老洪回来谈吧，啥事都是他领着干的，我又说不好。”

“你先就知道的谈谈，老洪回来再补充一下就行了。老王，就我个人说，也很愿意早听听你们在这里的情形。老王，开始吧！”

“怎么个说法呢？又从哪谈起呢？”王强愁得抓着头皮说，“咱这些老粗，叫干点什么还可以，要是叫用嘴说，那就难了。”

“随便谈谈吧！想到哪就说到哪。先说，你们从山里回到枣庄，怎样安下了身，还有敌人的情况，你们进行了哪些活动。”老周

^① 抗日时期称联络员为“交通”。

笑着说。

“好！”王强咳嗽了一下，接下去说，“先说怎样安下身么？那还不容易，我俩都是枣庄生的人，自小在这里长大，老洪虽然没有家，可是早年咱在一块下窑，他常住在我家，像我家的一口人一样，这事村里人谁都知道。所以没几天，我们就弄来了‘良民证’。

“住下以后，找个什么营生来干呢？年轻人没有正当职业掩护，是会惹起怀疑的。过去我俩下窑，现在鬼子又开了工，正用人，一去就行。可是老洪和我商量了一下，我们都不愿意去干。要说往年下窑苦，四块石头夹一块肉，现在鬼子可更狠，他只要你多挖煤，可不管你的死活，一不小心，轻则皮鞭抽，重则刺刀捅。鬼子在公司四下设着岗，谁敢动一动，就机关枪嘟嘟。说到工钱，少得顾不上吃。过去一些老下窑的都不去干了，逼得鬼子没办法，从山里和河北抓来成千的俘虏，到矿上做苦工，四下安上铁丝网，每天只给几个黑窝窝头。老洪那个烈火般的脾气，他哪能受那个气呢？同时我们到这里的任务，还是偏重于军事方面的。下窑被困在里边，什么都不能做。左思右想，危险多，好处少。所以我俩决定不去搞那老营生了。

“干什么呢？老洪说：‘吃两条线！’白天在这小炭厂名义上当伙计。晚上，他就去约合一班子人，扒鬼子的火车。说起吃两条线，你恐怕有些不懂。你知道火车道的铁轨不是两条么？两条线就是铁路的意思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铁路就吃这两条线呀！往年下窑出苦力，顾不上生活，挖的煤像山样高，一列列火车日夜不停地往外路运，大肚子赚的钱数不完，福享不尽。难道我们瞪着眼望着用自己的双手挖出来的煤炭，像流不尽的水样的运出去，而我们就老实地饿着肚皮么？我们饿极了，就扒上火车，弄下几麻包烧烧，或者去卖几个钱维持生活！难道这不应该么？说起这班扒车的人，都很有种，飞快的火车一抓就上，老洪扒得最好。有时在火车上遇到押车的车警，就得拼命。有一次老洪被车警用炭块打

破了头，直到现在脸上还留下一块黑疤。他急了，以后上车就带着刀子，他说刀子有两个用处，可以割断麻包上的绳子，又可以捅车警。这一来押车的车警软了，因为这些家伙都怕死的。经过车上一些人说合，以后这班扒车的，送几个钱给他们，他们也就睁一眼闭一眼，打马虎算了。这班穷兄弟都很服帖老洪，因为他勇敢、讲义气，扒车又扒得好，能为穷兄弟们撑腰。遇事，老洪一招呼，说干啥就干啥，像一群小老虎似的。这次回来，他又想起搞火车了。他说：“搞鬼子的更应该！”老洪的意思是想领着这一班子人打鬼子。老洪就这样住下来了。

“我呢？开始和他们一道搞车，可是想想，这也不是个长远办法。以后我就利用我父亲的关系，到车站上去干了脚行，推小车运货出苦力。因为我父亲过去在车站上下大力干脚行，以后当过脚行头，现在老了，不能干了，经他一说我很容易地就上去了。开始老洪不同意我干，他说：‘你干那个有啥意思呢？出力受气，还是扒车来得痛快，你没钱我给你。’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。因为我在车站上干活消息灵通，不但能了解鬼子的动静，而且车站上装卸货时，货物都经我的手，每一趟火车装的什么东西，我都知道。遇到机会我就告诉他们，他们去搞车，一搞一个准。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老周打断了王强的话，连声叫道：“好！好！”他听到他们搞车的情形，听得很入神。过去他们在山里打游击，有时闲下来，也谈谈在枣庄时的情况，也听说他们会扒火车，可不知道里边还有这些详情。老周望着王强接上一支烟，听他说下文。

“以后脚行的活就更多了，鬼子在站台对过，开了一个国际洋行，就像中国的转运公司一样，可是又不大像。因为它的权力很大，枣庄煤矿所有运出去的煤，从外边运进来的东洋货，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，都得经过这个洋行。商人往外发货，都得向他们要车皮。

“洋行里有三个日本鬼子当掌柜的。他们都是在侵华战场上

受伤的军官,不能随军队杀中国人了,就下来做买卖,吸中国人的血。听说大掌柜是一个大尉。我亲眼看到,亲手摸到,鬼子是怎样将中国的财富,煤、粮食,不分昼夜地往外运,像淌水似的,多心痛呀!接着他们又把些熊东洋货源源不断地运进来,这一切都是经过我们手装卸的。三个杀够中国人的日本掌柜的,养得胖胖的。他们有薪水,从奸商手里大把捞钱,还克扣我们脚行。照例,外来的货到站一落地,每件就是落地税一毛;脚行运到货栈定价一毛,洋行抽两分;从货栈出站交给商人,也是一毛,洋行还得抽两分。就这样一件货到站,他们要抽一毛四分,这些都是鬼子掌柜的额外收入。每天运下那么多货,他们还不发财!洋行成立不久,由于货太多,他们从站上脚行,抽出五十辆常备小车,每天到洋行听候使用。我被抽上了,编队的时候,选二头,大头是鬼子担任,由于我父亲过去是老脚行头,大家都推我做了二头,每天领着小车队给鬼子装卸货!”

说到这里,王强皱着眉头,对老周说:

“老周!你说,我过去在山里咱队伍上当班长,现在竟给鬼子脚行当起二头来了,这不是笑话么?”

王强说着,又从瓶里倒了一大杯酒,狠狠地灌下去。老周发觉他的脸色很难看,知道他心里不舒坦,便安慰他道:

“为了工作才这样。”

王强点点头,大声地说:

“要不是为了工作,谁干这个!”

老周说:“你们不但干得对,而且把自己安置得很好。老洪那一伙能扒车的,将来组织起来,在火车上很有用;你在车站上,和鬼子打交道,了解敌人的情况,这也是很要紧的。那么,现在谈谈敌人在枣庄的情况吧!”

“说到鬼子么?”王强骂了一声“奶奶的”,又说下去,“大部分住在公司里,车站上。洋街住着鬼子的宪兵队,现在又正在南马道一

片空地上修大兵房，看样子还有大批的鬼子要来。枣庄街也成立了维持会。汉奸每天办保甲，十家连环保，一家出事九家受累。居民都领良民证。鬼子整天出来，在街上抓人，夜里冷不防就查户口。大队的鬼子，三天两头出发，到山里扫荡，一回来就绑着一串一串的老百姓。起初送到宪兵队审问，一进去很少能活着出来的。以后捉的人干脆送到南马道大兵营了，那里四下用电网铁丝网围着，光见用汽车往里边拉，就没见出来的，枪毙了，也得有个响声呀！住在附近的老百姓，在夜里经常听到凄惨的叫声。以后从一个翻译官口里漏出来：这些运进去的中国人，都叫洋狗咬死，刺刀穿死。鬼子在夜间把捉去的中国人绑在木桩上，给鬼子新兵练刺刀，训练洋狗。那里有几十根木桩，挖了好几亩大的土坑，穿死，咬死，就扔进去，撒上一层土，再扔进一批，又添上一层土，你说鬼子多残忍！”

说到这里，王强的眼红了，里边像有一团火在燃烧。他愤愤地提起酒瓶又倒了一杯，像喝白水一样喝下去，干咳了两下，又接着说：

“还有，煤矿上有个医院，鬼子占了改做军用医院，给负伤的鬼子治疗。原来在这医院的中国大夫大部分被撵走了，都换上日本医生。中国人也留用了几个，不过都驱逐到外边住。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睡觉。开头这些中国大夫还没觉得什么，可是以后渐渐注意到一件事，就是早上一去上班，总见手术室地板刚用水洗过，可是墙角，手术台脚，没擦洗的地方还残留着血迹。天长日久都是这样，中国大夫感到很奇怪，难道鬼子每天晚上都开刀动手术么？可是病房的鬼子开刀的并不多呀！没过多久，这个谜就被附近的老百姓揭开了。每天夜里都有汽车到医院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汽车又开走了。有一个老百姓偷偷地隔着窗户往外看，只见开来的汽车，装的都是绑着的中国人。他心里想，鬼子难道还有好心肠连夜地给中国人看病么？可是天快亮，汽车开走时，车上却不见人影了，

只见那么多麻袋包，血顺着麻包往下流，里边装的什么呢？原来鬼子把捕来的中国老百姓，供鬼子大夫做活体解剖。你说日本鬼子狠不狠，毒不毒！”

砰的一声，王强捶了一下桌面，酒杯子被震得跳起来，他被怒火烧红的眼睛里泛着泪水，望着老周。老周的脸色铁样的严肃、沉重，他的心被王强所讲的鬼子的残暴所激怒。他想，鬼子在山里扫荡时抓来的根据地的老百姓，原来都是这样悲惨地死在这里。小黑屋里沉静下来，只听到外边矿上的机器的嗡嗡声。就在这沉静的夜里，也许鬼子又在大兵营、宪兵队、医院里残暴地屠杀着中国人。王强沉默了一会儿，又说下去：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是个中国人，能平心静气么？老洪那个脾气，你是知道的，鬼子这样屠杀中国人，他还受得了？我们出山时节，带回了一棵十子连的手枪。我们人少枪少就小干，一有机会，我俩就带着它，夜里去摸鬼子的岗哨，混过去，打倒就跑。鬼子戒严、查户口，他能查出个屁？我们都是本地人，又在夜里，人熟地熟，他有什么办法？就这样，我们也干了几回，消消肚里这股闷气。白天我还是照常到站上，领着小车队在洋行值班，和那三个鬼子掌柜的打交道。可是自从我知道那些黑夜里的屠杀以后，我见了鬼子掌柜的心里就冒火，心里说：‘我啥时候杀了你们这些龟孙，心里才解恨！’一天，老洪对我说：‘老王，咱们干了他们吧！’我说：‘行！’老洪叫我侦察一下，在一天夜里，老洪约了人就把这三个鬼子军官杀了！”

“啊！杀了么！”老周沉闷的脸上，马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当然杀了！老洪干事从不拖泥带水，他说杀哪个，还跑得了么？”

“好，好，杀得痛快！”老周听了王强说半天鬼子屠杀中国人的残暴，心里一阵阵发沉，像坠上了千斤的石头，这一听杀了三个鬼子，才出了一口气。